

献 诗 二 首

钟敬文

(一)

诗思清深诗语隽，文衡史鉴尽菁华。
先生自富千秋业，世论徒将墨法夸。

(二)

长忆敲诗小乘巷，千金一字信吾师。
世间酒肉多征逐，俗态纷纷岂足嗤。

读《启功絮语》有感

王楚光

吾本粗人，文墨不谙；仰慕先生，品德超群。
拜读絮语，倍感亲近；纵观通篇，贵在求真。
不矫不饰，襟怀坦诚；讥时叙事，见血一针。
奇言妙语，惊蛰众人；调侃人生，运笔如神。
功底雄厚，炉火纯青；后生不才，学无止境。

甲戌仲春

在启功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上的讲话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陈昊苏

尊敬的许嘉璐副委员长，

尊敬的郑师渠副校长，

尊敬的启功先生：

我非常荣幸地受到邀请前来参加启功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谨代表我们民间外交界的朋友并以我个人作为后辈的名义向启功先生致敬，对研讨会的成功举行表示祝贺！

启功先生长期以来担任我们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特邀理事，参加过不少由我会主办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对增进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扩大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国人民中间的影响做出过巨大贡献。启功先生在世界许多国家的进步人士中享有崇高声誉，被视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师和中国人民为和平进步事业奋斗的出色代表。我们感谢启功先生对我国民间外交事业做出了光荣建树，这已经载入史册，将为我们大家永远推崇和珍爱。

作为后辈，我在 70 年代末就通过老一辈革命家叶飞同志及夫人、原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王于耕同志的介绍拜识启功先生。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叶飞同志家的小院里陪同两位老人与启功先生在一起欢谈的情景。那时我还是未出茅庐、少不更事的青年，但我能够感受到启功先生作为大学问家的谦和慈祥、淡泊名利、虚怀若谷、包容无际。与此同时，在 70 年代末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启功先生对于时事也有鲜明的爱憎，与广大人民群众及老一辈革命家同呼吸共命运。奉陪末座，我的感受是如坐春风，如

沐春雨，唯知向前，壮心鼓舞。这些已经成为珍贵的记忆永远珍藏在我生命的历史中了。今天有幸前来祝贺启功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召开，正值国庆五十周年的盛大庆典刚刚过去，我有感于启功先生道德文章影响之大、感人之深，特在此表达一个后辈的美好祝福：向着二十一世纪，启功先生的学术成就将永远地造福后辈青年，永远地为我们伟大祖国赢得不朽的光荣！

夕阳红隔万重山

—— 后功杂说

黄苗子

一、说学

朋友如陈迹冬兄等，给后老写信，信封都直书“爱新觉罗后功”，但绝大多数亲友、门生，都只称“后功”——或加“先生”，或加“教授”。“后老”则是近年国内对他的通称，我和王世襄兄，有时跟着他的学生叫“后先生”，一示尊敬，二则也是名副其实的教书“先生”也。后先生字元白，文教界的朋友，有时客气地称“后元白先生”，其实不对，正式的称呼应是“爱新觉罗（姓）元白（字）”，如称“后（名）元白（字）”，就等于叫“袁（名）八大（号）”、“其（‘昌’名）玄宰（字）”、“璜（名）白石（号）”了。但约定俗成，后先生本人呼牛呼马，是无所谓的。对于文艺界朋友问候“后先生好”时，他有时就直接了当地开玩笑来：“岂敢、岂敢，我叫后（岂）敢，又叫后（起）哄。”

前些时候，当我知道后老在香港为愚夫妇书画题额时写“后功敬题”，就在电话上抗议不应用“敬”字，他立刻回答道：“不，不！我已改名，叫‘后恭敬，了。”

他有一方给人题字的图章，刻“后予手”三字，用《四书》句，表示是他的手笔之意，很有意思。一位同学

悟性特高，就说：“后先生参加我们的球赛吧。”后先生问为什么，他答：“后予足。”

后先生中学毕业后，一直受到学术界前辈、新会陈援庵（垣）先生的提掖诱导。以一个中学生，从师学过一些“经史辞章”的，陈先生初见面，就推荐他在辅仁大学附中教国文。两年后因为有人认为他不够中学教员的资格，援庵先生索性又改派他在大学教一年级国文。后先生现在任教的北师大，就是和辅仁合并的，也就是辅仁大学的后身，所以后先生便把师大作为自己的家。后老天资本来极高，加上援庵先生治学态度的严格，对他有深刻影响。他在各方面的学问成就，他对教育事业方面的贡献，都和援庵先生的提挈有关。“文革”期间，援庵先生逝世，后先生在痛悼援庵先生的挽联中，有“信有师生同父子”那句至情的话。

关于后先生做学问的情况，他自己有几句过于谦逊的话：

功幼而失学，曾读书背书，虽不解其义，而获记其句逗。曾学书学画，以至卖所书所画，逐渐能识古今书画之真伪。又曾学诗学文，进而教诗教文，久而诗略悟其律，文略悟其法。……

——《后功丛稿·前言》

后先生的天分高，是朋友们公认的，他有惊人的悟性和记忆力。记得1962年顷，我在人民美术出版社负责编《中国美术论著丛刊》的时候，我把已请人点校好的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再求后先生审阅一遍，当他顺手翻到王羲之的书牋那一章，便兴致勃勃地指出某字传世帖作某；某牋与下牋误连，应分列；某牋与某牋应是一事，当合并等等，当时记得是在舍下，他手头无书，却能如数家珍地

对王帖一一订正，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奇。于是，索性再求他将这部书带回去重新点校一遍。这一部《法书要录》的出版，应当是整理得较好的一本古代书法著作，可惜印数不多，国内外注意到的人尚少

“曾读书背书……而获记其句逗”看似寻常，但对于学术方面来说，就实在不简单，要做到这一点，天分与刻苦，两者都不可或缺。又记得前几年某日，偶然想起看过一段记载，有个和尚爱写打油诗，出过一本诗集叫《牛山四十屁》，但想不出出处，便打电话向后先生请教，他随口就说：“这事见《聊斋》，你查查看。而且这和尚写的《牛山四十屁》，清末缪荃荪曾收入他的《书目》里。”果然后来从《聊斋》卷一一《司札吏》的附录中，翻着这一条。后先生广泛的涉猎与过人的记忆力，不是下愚如区者所能企及。

“曾学书学画”的人甚多，但“渐能识古今书画之真伪”，又是一门专门学问。后老现任国家文物局全国书画鉴定小组组长，共事者为谢稚柳、徐邦达、刘九庵等，都是全国数一数二的鉴定专家。后老常自谦说：“比起其他几位专家，我一点都不专，我教了几十年学，我只能称做教书专家。”但世事常常是辩证发展的，书画鉴定，不但要有纸、墨、印鉴的知识，要有时代风气和个人风格甚至装璜裱褙的知识，还要有诗文、史实、典籍、掌故的知识，只有越博，才能越成就其专。我们试读《后功丛稿》中的几篇考订文章，如陆机《平复帖》考，孙过庭《书谱》考等，能从原迹墨书及内容，加以分析，判断真伪，寻绎根源，“鉴定”这一门学问，也需要博和专的相辅相成。

“诗悟其律，文悟其法”，在当代学人中如王力、吴组缙诸先生都可说当之无愧。但后先生说：他对于这两者只是“略悟”，可这一“略”也非比寻常。后先生写过《古

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论诗绝句》、《论书绝句一百首》等发前人所未道的专著，这些学术方面的论著，文采风流，娓娓动听，论者谓“窃攀屈宋宜方驾”。这一“略”也不简单。

启先生治学，除了上述他自己说的几方面以外，在史学方面的探讨和贡献也不少。他是较早研究董其昌的山水画南北宗说的，其他美术史、书法史方面都有独特之见。例如他把元、明以来提出“行家”“戾家”这种画家区别，画工画被目为“戾家”，士大夫画为“行家”，看出当时社会对绘画的趋尚和绘画“雅”“俗”的争论（见《戾家考》），在中国美术史上，这也是前人所未道的。他花了几年功夫，为中华书局标点《清史稿》，使这部较完整的近代史，得以列入二十四史之后。对于“正史”，他也常有前人未道的见解，例如：

史官为帝王所雇佣，其所书自必隐恶扬善，歌功颂德。……后世秉笔记帝王事迹之书，号曰《实录》，观其命名，已堪失笑。夫人每日饮食，未闻言吃真饭，喝真水，以其无待申明，而人所共知其非伪者。史书自名《实录》，盖已先恐人疑其不实矣。又实录开卷之始，首书帝王之徽号，昏庸者亦曰“神圣”，童騃者亦曰“文武”，是自第一行起，即已示人以不实矣。

——《乾隆以来系年要录·跋》

以上我以为是多年追随援庵先生治史的心得。史，本来范畴极端广泛，古人说“六经皆史”，现在人看起来更不止这个范畴，凡过去事迹皆史，但治史一要“竭泽而渔地搜集材料”，那就需要博闻强记的功夫本领，更要实事求是，有去粕存精的态度，抉出前人《实录》之不实，而不

必相信其“吃真饭，喝真水”的表白也。

启先生的学问，在读书人都志在“成名成家”的年头，却自谦为“庞杂寡要，无家可成焉”（《启功丛稿·前言》）。

朋友们曾经私下议论：鲁迅先生如果生在另外一个环境中，他很可能像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那样写出大部头不朽之作，但时代只容许他挥匕首写杂文，没有“豪文”留下，应是“文豪”的憾事。陈寅恪先生学贯中西，精通多国语文及多种民族的失传文字，作为一位唐史专家已不算能展其才学于万一，但晚年却花几年功夫去考证柳如是和一位写《再生缘》的女作家，时光精力的浪费似乎可惜。启先生“无家可成”，最后被推为“书法家”，这也是时间空间的阴差阳错。魔术家在舞台上手巾一扬，要使空箱子变出来一头彩凤，但结果却飞出一只金鸡。金鸡也不错，许多人都在喝采了；但到底谁在施狡狴？连魔术家自己也不知道。

启先生有一首《沁园春》，抄在这里，略见此老对自己学问的谦恭态度：

检点平生，往日全非，百事无聊。计幼时孤露，中年坎坷，如今渐老，幻想俱抛。半世生涯，教书卖画，不过闲吹乞食箫。谁似我，真有名无实，饭桶脓包。偶然弄些蹊跷，像博学多闻见解超。笑左翻右找，东拼西凑，繁繁琐琐，絮絮叨叨。这样文章，人人会作，惭愧篇篇稿费高。收拾起，一孤堆拉杂，敬待摧烧。

附带说一下，此词上半阙说的“教书卖画”，严格地说，改为“卖字”，才是“实录”。启先生工画，山水兰竹，清逸绝伦，但极少露这一手，因为单是书法一途，已

经使他尝尽了世间酸甜苦辣；如果他又是个画家，那还了得！

后先生肚子里的玩意儿究竟有多少，实在很难蠡测，他不但对满洲的风俗典章制度熟极如流，并且对满文满语也深有研究，所以这里说后先生之学，是不能尽其十一的。

《论衡》说：“通书千篇以上，万言以下，弘扬雅言，审定文牍，而以教授为人师者，通人也。”这还不够，还应加上：记览宏博，门类纷披，而又融汇贯通，互相为用，才算真正的“通人”。现在“家”太多，“通人”太少，后老其应为“文通先生”乎！

二、说书

书法是一门艺术，艺术是供人品尝的，有如厨师做菜，虽曰口之于味，有同嗜焉，但毕竟各人有各人的爱好。后先生曾是全国书法家协会主席，但中国人民，完全享有不喜爱后功书法的自由。

至于我，我自己认为喜爱后先生的书法，有许许多多的理由，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功力深，是我佩服后先生书法的原因之一。我虽自认从小得名师邓尔雅先生的指导，但我从小不用功，中年东奔西跑，也没有有恒地学习书法。晚年对书法感兴趣，但正如后老所说，“六十多岁，至少从脑到手，也僵化了许多”，后老从做学问到写字，却从少到老，孜孜不倦地用功，所以他的书法，有血有肉，有笔有墨；而区区正由于少壮荒怠，一曝十寒，基本功方面，就如广东土话：“打马都赶不上”。

知识博。对于书法，后先生可以同你谈一千零一夜。从纸、墨、笔、砚的功能到文房四宝的演进；从碑帖的流

传经过，某碑到某一朝代后缺某字，其后又缺某字，翻刻、伪造本与真本的区别；从某一朝代、某一派别到某人的风格特点；从执笔、临摹、间架结构、分行布白；……这些书法方面的问题、经验一直到历史，他都能如数家珍地向你道来，这样渊博的书法知识，至少是谄陋如我，甘拜下风的

经验丰富。书法有如酿酒，老而益醇。启先生中岁以前，小楷很像《灵飞经》的路子，雍容秀逸，含蓄多姿，晚年变谨严为萧散，变化也多起来，看启先生的行书，有如天女散花，飘潇入眼，清韵如琴，总是一种逸气。他曾总结学书经验：

一、曾向书家求教，问从执笔到选帖的各种问题，得到的答案，却互相不同，使我茫然，无所适从。二、所学只是在石头上用刀刻出的字迹，根本找不出下笔、收笔的具体情况。三、后来得见些影印的唐宋以来墨迹，才算初步见到古代书家笔在纸上书写真象。好比见着某人的相片，而不仅是见到他的黑纸剪影了。

——《启功书法作品选·自序》

这些经验，自然是前人所未道的，他能够坦诚道出。摊开一本启功书法印本，再印证一下他的经验，就知道他不但鸳鸯绣出凭君看，并且是“愿”把金针度与人的。

启先生的书法，用墨、用笔，都十分考究，他用墨不燥不湿，恰到好处，运笔游刃有余，骨肉匀称，字的结构更具有韵律感，使人百看不厌。“用笔何如结字难，纵横聚散最相关”（《论书绝句百首》之一，下同）。他认为书法用笔固然要讲究，但字的结构更加重要。我的看法，启老的书法，用笔、结字以至整篇的布局，都十分精到，所

以百看不厌。而达到这样圆熟的境界，正是后老一生不断总结经验的结果。

书卷气。后老的书法，有时含蓄蕴藉，有时舒展流畅，这是作者在不同的情感酝酿下的表达。而贯串他整个书法艺术的内涵，则是充分的书卷气，这书卷气包涵渊博的学问修养，包涵一种读书人的气质。古今学者当中，例如王夫之、鲁迅，并不以书法名家，但他们的书法，因为充满了书卷气，就令人觉得醇厚隽永，意味盎然。书卷气是“胸中万卷书”的积发，无法顶替，无法冒充，有诸内而形诸外的。后先生“肚皮里有墨水”，这一点至少是区区我望尘莫及的。

后先生对于书法，反对用软的毛笔去追求刀刻在石上的字迹效果。他认为“拿毛锥来追利刃”的做法是徒劳的。“岂独甘卑爱唐宋，半生师笔不师刀”，“学书别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这是他针对包世臣、康有为那时流行的主张所持的见解。

后先生不反对书法的革新，他认为一个时代，必然有一个时代的新风格和新流派出现，但是他反对盲目的、趋附时尚毫无根据的所谓革新，他说：

亦自矜持亦任真，亦随俗媚亦因人；
亦知狗马常难似，不和青红画鬼神。

在北京，有时候和从事书法革新的青年朋友讨论，我总是认为当代有沈尹默、后功这样传统功力很深的书法家是我们的幸运，这正如中国画当中有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一样，是给我们承先后后的过渡提供桥梁，艺术的发展是依附社会的发展，由渐变到突变的，不能没有根芽，没有依附，就凭空空长出艺术之花。因此，扎扎实实的艺术基本功，还要从老一辈学，至于掌握了规律之后自己怎么

变，那是自己的事；但乱和青红画鬼神去卖野人头，可能此路不通。

三、说教

启先生说：“幼而失学，提不到什么专长，从作童蒙师到大学教书，已经过了五十年。”他的名片，从来就只写“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一个职衔，其实他在社会上，许多“席”和许多“家”都加在他头上，并不是“无家可归”，只是他却十分自谦，说“中间作些‘副业’，只是写写画画而已”。这还是说，启先生自己只承认是个教书专家，其他只是“副业”。

正因为如此，启先生的教学生涯是值得写一写的。可惜的是，我只间接地听到师大的同学上过启先生的课的，都说如何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我自己在一些机关学习会上，确也有几次听过启先生娓娓动听的书法讲话。但“予未得为孔子徒也”，启先生在教学方面的动人事迹，只能由他的学生来写，这一段算“暂缺待补”吧。

启先生对陈援庵先生的教导，是念念不忘的，他在纪念援庵先生诞生百年的文章——《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中，开宗明义就总结了援庵先生告诉他“怎样教书”，共为九条，既生动又切实，这大概是启先生在教书生涯中拳拳服膺的准则。例如：“一个人站在讲台上要有个样子，人脸是（和学生）对立的，但感情不可对立。”“不要发脾气，你发一次，即使有效，以后再有更坏的事件发生，又怎么发更大的脾气？万一无效，又怎么收场？”“批改作文，不要多改，多改了不如你替他作一篇……要改重要的关键处。”“万不可偏爱、偏恶，万不许讥诮学生”等等，不便一一照抄。总之，启先生在课堂上的幽默风趣，殷切关怀，淹博通达，辩才无碍，赢得了无数青年的爱戴，培

养出大批人材。

四、说人

记得 50 年代初，我在买来的几册旧《齐鲁学报》中第一次见到启先生的名字，那时拜读了他的《董其昌书画代笔人考》等论文，心想：像这样搞美术史才够味儿。那时我正雄心勃勃地想在美术史方面下点功夫，但一看到这样博搜广集极有深度的“样板”，几乎失去信心，觉得自己肚子里的“料”，比起人家太差了。又一次是在旧书店中得到一册珂罗版的《雍睦堂法帖》，很高兴地拿去给叶誉虎（恭绰）先生看，叶先生说：“这是后功编的，他和溥雪斋一家，贵胄天潢之后常出一些聪明绝代人才。”这是我对启先生的初步印象。

1957 年后，我们的“中年”（启先生其实比我只大八个月，抚躬自问，真是“食粟而已”），都碰到些“坎坷”，那时我已从北京东城栖凤楼搬到芳嘉园，和王世襄兄住在一起，后老和世襄兄深交，就得以时相过从。只要听到隔墙一片“京油子”腔，一阵爽朗的笑，就知道启先生驾到。记得那时大家都比较有闲，世襄兄善治螃蟹，秋锺持螯，听启先生从三坟五典吹到蚊子苍蝇，现在回忆起来，还是平生至乐。记得当时闲得发慌，就相约写点读书笔记，写好由我去请友人施先生代抄。这时世襄兄的《明代家具研究》初稿，已经油印出来。我那本《吴道子事辑》初稿，也请启先生审阅一遍，三十多万字的文字，还我时逐一夹了不少签条。启先生的《诗文声律论稿》，自己用小楷抄改了九遍，还不满意，还要朋友提意见。这种认真态度，使我暗中咋舌。

启先生那时候已同夫人由黑芝麻胡同迁居小乘巷，夫人章佳氏，也是“东胡”族，比启先生年长一岁，斗室一

椽，不改其乐。70年代初，章佳夫人不幸病故，启先生伤悼至深，曾把夫人生前替他收藏起来的水墨精品裱成册页，自己题上多首悼亡诗，情感之深，不忍卒读。因向知好征题，遂得拜观其后许多朋友都半开玩笑地向启先生提到续弦问题，启先生总是支吾了事。我想起他那本册页，总是不忍向他提这件事。

启先生没有儿女，由一位亲戚晚辈伺候起居。小夫妇有一男孩，现年也有八九岁，前几年启老每次出国，必然买个玩具大狗熊或猴子什么的归赠这个孙子。海关人员不知底蕴，还向我打听，启老年纪一大把，为啥每次回来还抱个洋娃娃？

启老爱做打油诗词，可惜此文写于客中，没能抄录一二。这些打油之作多是自嘲，读后令人笑中有泪，可说是打油的上乘。

这里且介绍他老人家六十六岁（1978年）所作的《自撰墓志铭》，以见风格之一斑：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按：北京火葬场在西郊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这一墓志铭，看得出中国知识分子魏晋风流的某些传统。

启老在陌生人面前显得庄重；对熟朋友，却爱开点小玩笑。黄胄兄不良于行。有一天，两人一起上楼，启老先走一步，黄胄说，咱俩又不是龟兔竞走，你何不等我一下？启老马上答曰：我半道还要睡觉等你。又一次两人同坐，启右黄左，黄胄又说：咱俩并排坐着，像土地爷土地奶奶。启老即说：右边的是土地爷。

启先生敬老尊贤，温良恭俭让。出国、开会，遇有比他年长的人，总是让长者先行、先发言。这些规矩，年轻人或目之为“迂”，而君子以为知礼。

80年代以后，启先生声名日高，开会、应酬、演讲、出访，日不暇给，而慕名来访的人，更是其门如市。那时他住在北师大小红楼宿舍，自己在门外贴上许多“启功谢客”、“大熊猫病了，谢绝参观”，以及师大正式贴上公文，宣布启功因病不能见客等等，都完全失效。鄙人目睹心焦，彷徨无策，因戏为《保护稀有活人歌》，向社会呼吁，时1984年4月也。歌曰：

国子先生醒破晓，不为惜花春起早，只因剥啄叩门声，“免战”牌悬当不了。入门下马气如虹，嘘寒问暖兼鞠躬，纷纷挨个程门立，列队已过三刻钟。先生歉言此地非菜市，不卖黄瓜西红柿，诸公误入“白虎堂”，不如趁早奔菜场。众客纷纷前致辞，愿求墨宝书唐诗，立等可取固所愿，待一二日不为迟。或云夫子文章伯，敝刊渴望刊鸿词；或云小号新门面，招牌挥写非公谁；或云研究生，考卷待审批，三四十卷先生优为之；或云书画诗词设讲座，启迪后进唯公宜；或云学术会议意义重，请君讨论《红楼梦》；或云区区集邮最热衷，敢乞大名签署首日封；纷呶未已叩门急，社长驾到兼编辑，一言清样需审阅，过期罚款载合约；一言本社庆祝卅周年，再拜叩首求楹联……。蜂衙鹊市仍未已，先生小命其休矣。早堂钟响惕然惊，未盥未澣未漱齿。渔阳三挝门又开，鉴定书画公车来，国宝月旦岂儿戏，剑及履及溜之哉！吁嗟夫，骅骝骐驎世所少，故伯乐常有而千里马不常有，百千伯乐一骏牵，甲曰挽辔、乙曰犁地、丙曰使牵盐。马思边草拳毛动（用刘禹锡句），不料诸公偏起

哄，五马分尸喻未当，尸分一马终何用？大熊猫，白鳍豚，稀有动物争护珍，但愿稀有活人亦如此。不动之物不活之人何从保护起？作此长歌献君子！

启先生已年过八十，经常有些小病，但也幸得延年，岂非盛世之庥荫欤？《名家翰墨》主编以鄙人曾亲接启先生杖履，远道索稿，客中匆匆草就此篇。曾记十多年前，启先生以美国唐德刚先生所写《胡适之在美国》一书见示，说：“传记文章，把人写得有血有肉，有优点有缺点，是个真人，这种文章可读。”启先生写齐白石（见《启功丛稿》），也是如此，可惜鄙人小脚初放，深愧无此才情也。